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 朱 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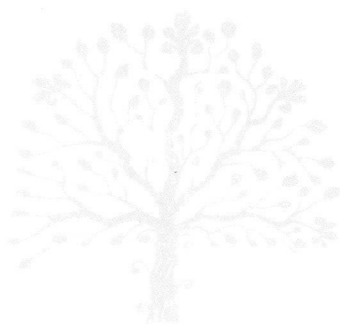
王十月 著



作家出版社

# 朱島

王十月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岛/王十月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8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6936-7

I. ①米…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1828 号

## 米 岛

---

作 者: 王十月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430 千

印 张: 27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36-7

定 价: 3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十月 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著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中短篇小说集《国家订单》《成长的仪式》《安魂曲》《大哥》《开冲床的人》，散文集《父与子的战争》，书画作品集《王十月画集》。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八届、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南粤出版奖，广东省德艺双馨中青年作家称号，入选娇子·未来大家TOP20等。作品百余次入选各种选刊、选本，长篇小说《无碑》被《中国日报》评为2009年度10大好书，入选“新世纪十年15部中国文学佳作”。多部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译成俄、西班牙等国语言出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广东省政协委员。职业编辑，业余作家。居广州。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杂阿舍经》

孩子，听我给你讲这米岛的故事。

你尚在蒙昧之中，还不能听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不能再等。我即将死去，在这米岛，除了脚下的大地，再没有比我更老的东西。千年时光于人生而言，自是不可及的漫长，于我而言亦不算短。但是孩子，这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我知道，那些曾经生机勃勃的力，正从我的身体里丝丝拉拉往外冒，像一个硕大的气球，被顽童拿针扎了小孔。我将枯萎，腐朽，倒下，化为泥土，融入我脚下的这片大地，成为这米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千年前，一只七彩山鸡将我从遥远的河对岸衔来。我的身体从山鸡嘴里跌落，彼时大地蓬松，铺满厚厚的针叶与阔叶，舒适而温暖。彼时的我，与你现在一样半睡半醒，感觉天地间皆是混沌，而我，处于蒙昧之中，未曾见证过痛苦悲欢，亦未曾见证过酷暑严寒。对于那一段蒙昧的时光，大约如春夜里的一个梦，或是夏夜里的一阵风，我已记不真切，只隐约记得我来这里后的第一个冬天，雪落无声，有一种萌动的力在我的躯体里蕴藏。时光无所谓漫长和短暂，那时的我尚没有时间概念。也许就是打了一个盹，我感觉到身上的雪开始慢慢融化，我的身体随着雪水下沉，沉入那针叶和阔叶散发出的芬芳。身体里的力越来越不安，左冲右突，意识也渐渐清晰，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要有光”。于是，我看见了光，那个声音又说，“告别蒙昧吧，给你智慧”。于是，我有了意识，有了想法。那些萌动的力开始往外扩张，终于挣破束缚，将我变成了另外的模样。

我是一棵树。有人叫我菩提树，而米岛人叫我觉悟树。许多年之后，我才觉出，作为一棵树，我在人类的眼中，是如此与众不同，我

被赋予了神的灵性，被人膜拜，而至今，我依然未觉出我的与众不同。我不过是一株平凡的树。当年的我是那样娇嫩，像一滴松针上的露珠。我萌芽的那个春天，这片森林里同时萌芽了许多树。那是我记忆中遥远的童年，在我的头顶是一些小的荆棘，荆棘的上空，是高大的针叶松，阔叶的枫树。我感受着森林在一天天茂盛，感受着雨水一日日丰满，阳光从松针间洒落，干净透亮，一切都是那样生机勃勃。夜幕降临，天上月亮清亮，银河清浅，满天星斗里，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银河里沉浮，许多年以后，我明白了，那是我心灵的镜像。我汲取着天地日月朝露雨雪的精华，身体里，那无穷的力不停往上蹿，再往上蹿，我和我的同类一样，努力往上生长，上面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生长，生长，不知疲倦地生长，简单透明，充满乐趣。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本能，那些如我一样，努力往上生长的小树们，在一场持久的干旱，或是一场连绵的秋雨过后，渐渐停止了生长，最后被森林无情淘汰。在我的童年，我就开始不断见证死亡和新生。那时的我以为死可以避免，我不知道，世间万物，逃不过的终是一个“死”字。生来是为了去死，死却又滋润着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我明白这死生轮回的道理，已是五百岁的时候。我见证过最持久的干旱，我的根拼命往下扎，我知道那土地的深处有水，我感受到了大地深处水的气息，听见了地下河涌动的声音。我知道，水是我的生命之源。我是幸运的，在那场持久的干旱来临之前，我已经把根扎进了大地深处。那一年的干旱从春天持续到秋天，许多的树木，那些曾在风中和我枝叶相亲的兄弟姐妹，最后离开了我，它们没能汲取到大地深处的水，生命从它们的躯体里抽离，它们的灵魂最终飘散在风中。冬天，持续的大雪，又让那些身体孱弱的树们失去了生命，它们曾经高大的身躯，在风雪的摧残与时光的消磨中，慢慢变矮，最终从这森林里消逝，而新的生命，又开始在这肥沃的土地上生长。我以一个长辈的经验告诉它们，春天的时候，你们要贪婪地汲取大地的养分；夏天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地从太阳中汲取能量，将自己变得坚强而结实；秋天要学会把自身的能量储存起来，到了冬天，你才有足够的力量抵挡风

雪与严寒。但现实是残酷的，土地里的养分有限，透进阳光的空间有限，不足以让所有的树苗都成长，一棵树苗的成功，背后是它众多兄弟姐妹的死亡。见多了这样的生生死死，我明白了这世界的残酷，当我活到三百岁的时候，我的前辈们在这片森林里几乎绝迹，和我同龄的树还有那么零星几株。我和其它的树木不一样，我的叶子和它们不一样，我的生命力也和它们不一样。我感恩这不一样，让我得以长时间幸存，我是这森林里的强者。我知道，我长时间的存活，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树木生存的机会。当我活到五百岁时，我差不多成为了一棵孤独的老树，我的身体下面，除了年年岁岁堆积起来的落叶，再也未曾长出一株小树。我独霸了这一片天空的阳光雨露，成为了一个强悍无礼的家伙。当我六百岁的时候，我有了足够的高度，我看得更远，甚至看到了森林的边缘，还有森林外面那不一样的世界：一条河流从森林的北面流过，时而没在森林里，时而又闪出森林外。河流的对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生长着许多低矮的植物。当我活到七百岁，那无边的森林，渐渐变得小了起来。我成了这片森林里唯一的一株大树，那时的我，以为我也将和那些曾经高大的树木一样，有一天轰然倒下，在风中，在雨中，化为腐朽，融入大地，从而滋养新的生命，没有激情，平淡无奇。然而，一切却在突然之间改变。我得以见证了千年未有之大事件，目睹了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不堪，更见证了人这一物种内心的伟大与卑微、残酷与善良。

事情的发生，本是有一些征兆的，只是，在我七百年的生命里，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因此未能读懂上天的警示。现在回想起来，这征兆，从上一年的秋天就已经开始。上一年，下过夏天的最后一场雨，就开始了漫长的干旱，整个秋天，空气是静止的，天上没有一丝云，森林北面那条日夜奔腾不息的河，却一日日瘦了，瘦成一条线，裸露着的河床，龟裂成一望无际的花纹。树们提前脱光了叶子，连经冬常绿树的树叶都变成了赭黄色。空气里，看不见的火在游走，感觉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在一瞬间，将整片森林，甚至整个天地化成一片火海。我一直提心吊胆，但火终于没来。进入冬天，开始有了风，风从西北来，没完没了地刮，白天黑夜，拉扯着我的枝柯，在风中，



发出尖厉的啸叫。长时间缺少水分，许多的树在风中折断了腰。若不是有着足够深的根系，我怕是也难逃一劫。整个冬季是漫长的，却没有下过一场雪。风吹干了天地间最后的一丝水分，我的根拼命往下扎，却追赶不上水线下沉的速度。我以为，这次，我真的要回归大地了，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整个春天，依然是干旱，北方的那条河瘦得不成了形，到处是坑坑洼洼。久旱必久雨，我知道这一规律。但雨却一直未来，我渴望一场雨，只有雨水，才能让萧瑟天地间的万物复苏。雨没有下，却有了一些异样的征兆，先是生活在森林里的蛇、鼠，不顾了曾经的天敌关系，纷纷倾巢而出，蛇不攻击鼠，鼠也不害怕蛇，它们从洞里爬出，首尾相顾，爬过我硕大的躯干，盘在我如云的冠盖之上。各种各样的小虫子，排成了无休无止的长队，向我的躯干进发。我的每一处枝干上都洒满了生命。我从它们惊慌的神态中，看出了巨变的前兆，却并不知道这将预示着什么。那群总在我的根部拱来拱去，把我脚下拱成烂泥坑的野猪，也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它们自然没有能力跑到树上来，却在森林里横冲直撞，发出嗷嗷的惊叫。这样的混乱持续了两天，天空中堆满了云层，云越压越低，我的树冠没在云层中，我什么也看不清，四周白茫茫一片，我终于感受到了湿润，感受到那些蛇、鼠、虫子在我的身上瑟瑟发抖。突然间，白雾中闪过一团球形闪电，接着就是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大地开始剧烈地摇晃。大地摇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摇晃过去，暴雨接踵而至。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我依然是什么都看不清，我被厚厚的积雨云笼罩着。依我的经验，太阳东升西落应该经历了三十个轮回。大地不再摇晃，积压在我头顶的积雨云散开了。我看到的是一片泽国。北方的那条河已胖得不成了形，这是我数百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见这条河。雨还在下，天开了窗，雨将天地连在一起，白茫茫一片，河的那边还是河。到处都是水，水顺着土壤往下渗，我的根泡在水中，吃水太饱，我再也吸不下一滴水，我感到根部肿胀难受。水从高处往低洼处跑，带走了因干涸太久寸草不生而干裂的土壤，有些扎根不稳的树，因脚下被掏空，倒在泥泞里，被污浊的洪水折断，撕碎，卷走。森林里多了许多条河，所有的河，都裹挟着泥土往外奔，奔出不远又遇到了别

处来的水，水无处可逃，在原地回旋、上升，水越涨越高，我的身躯差不多有一半没在了水中。终于，太阳露了一下脸，眼前的视线清晰了许多，我所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水面上漂浮着树木、杂草、死去的动物尸体。水在河道里奔走，河道已无所谓河道，只是黄汤汤一片，水打着漩，四面八方乱撞。太阳很快又躲了起来，天地间阴沉沉一片。另一场更加狂暴的雨，和着闪电与天崩地裂般的雷声，天地间成了一个恐怖的战场，到处都是力在乱窜，却无从突围，无处发泄。我感到疲乏至极，无边无际的雨水让我窒息，我身上蜷伏的那些动物们，终因体力不支，纷纷掉落水中，在水上打着转，慢慢不知所终。最后，只余下了七条公蛇、七条母蛇、七只公鼠、七只母鼠，那些虫子们，却是一只也没能活下来。我感觉到，我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我知道，雨再这样下，我也难逃一死。突然间，一声巨响，我看见所有的水都朝着那巨响发出的方向狂奔而去，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利器，在浑厚的大地上生生开辟出一条新的河流，许多的力，突然间有了突破口。这让我在后来，见经那些人类的风雨时，坚信了一个道理，当那些积聚的力量找不到突破口时，会越积越大，终将形成无坚不摧的利器，从而改变世界。水迅速从我的身边涌过，打着漩，发出吱吱的叫声，奔向那新辟的河流。天地间激起百尺高的浊浪，雨渐渐失去了威风，最终是停了，洪水积了一百五十天才退却，森林里一片狼藉，许多的树木不知所终，许多的动物们不知所终，林子里多了几条向南的沟壑。沟壑里是涓涓细流，汇聚向大洪水新创的河道，一路浩浩荡荡向东而去。而北面的那条大河故道却安静了下来，变得日益清澈。两条河流，在森林的西边分开，各自向东，流经十里，又在森林的东边汇合在一起。这两条河中间，形成了一块梭子形的肥美的岛。

许多年以后，这岛有了自己的名字：米岛。



## 一

米岛形成后没多久，迎来了第一户居民，那是米岛的开荒元老米南村一家。多年之后，米南村横死米岛，死后阴魂不散。随着米岛人口越来越多，横死之人也越来越多，那些心有不甘的阴魂，在米南村的教唆下，不肯入天堂，亦不肯下地狱，他们盘踞在我的枝柯上，以我那高大的冠盖为家，成为生活在阴阳之间的鬼魂，并在那不用吃喝的世界里，没完没了地继续着他们的争吵。每当他们争吵不休并大打出手时，总会请我来主持公道，因我是这世界的见证者，当我主持调解时，总是要从遥远的从前说起，把他们之间恩仇的根由指出。因此孩子，我将要讲述的米岛的故事，是米岛两个世界的故事，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鬼魂的世界。在人的世界里，人类以一种生存的本能，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利益，对于鬼魂们的世界，人类半信半疑，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异类能见到鬼魂，并和鬼魂进行交流，而鬼魂们可以目睹人的生活，却对人类那些愚蠢的行动爱莫能助。米岛形成三百余年后，这岛上已然没有了森林、原始森林，我的那些同类们，早已在人类的扩张中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幸存的一些，也在那次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丧失殆尽，只余下我这棵老树，孤独地立在这岛上。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得益于我是一株觉悟树，米岛人相信，觉悟树是菩萨的化身，他们从祖辈开始，就在我的树下烧香祈祷，他们认为伤害了我，会受到菩萨的惩罚。但是到了那特殊的年代，人类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信鬼神之说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岛上的树木被砍伐光之后，他们的目光自然落到了我这棵老树身上。他们想砍倒我，确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们出动了十几个男子，用锯子锯，用斧子砍，崩坏了四条锯带，砍卷了三把斧子，还有一人，斧子砍出去又反

弹回来，斧背打在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第一天，他们没有成功，临走时撂下狠话，明天要弄一把电锯，一定要把我放倒。是日太阳刚落土，米南村的鬼魂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将那些盘踞在我枝柯上的鬼魂们，他的后人，他的仇家，他的朋友，大大小小二十余条全都聚集在了一起，米南村先是号啕大哭，继而就开始讲述当初他如何在我这棵大树的指引下来到米岛开荒，才有了这米岛今天的生息。他又对这一众鬼魂讲起我这棵大树的意义，从风水学讲到他们这些鬼魂往何处去的问题，他说，“这棵树是我们这些鬼魂的家，有了他，我们才能聚在一起，每天虽然争争吵吵，但总算是个家，现在，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孙们，要将这觉悟树砍倒，你说，我们怎么办？”在米南村的动员下，这些鬼魂们最后达成了共识，他们在当天晚上，各自进入到后人的梦中，托梦给他们，告诉他们这觉悟树是神树，如果砍倒神树，米岛上所有的人家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当天晚上，鬼魂们潜入到后人的梦中，把这些话反复对自己的后人讲。次日，再没有人来砍伐我。他们都对所梦之事守口如瓶。这秘密，是一个小孩透露出来的，当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说起他的梦时，另一个小孩表示他也做了相同的梦，于是，表示做过相同之梦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岛上的人才发现，在同一天晚上，他们居然都做了同一个梦。从那时起，我的地位与日俱增。白天尚好，到了晚上，总会有人偷偷摸摸来到我的面前，给我磕头，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向我祷告，说出他们的愿望。人类的愿望真是千奇百怪，孩子，当有一天你也如我一样，听到人类许下的愿望时，千万不要吃惊。有求子的，有求亲人病快点好的，还有请求早结良缘的，也有人，是来诅咒自己的敌人或仇家的。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沉重的心事，但他们的心事，又从来不对别人讲，却在夜深人静时，偷偷跑来对我说。就这样，我知道了他们的许多秘密。而一旦这些祷告的人走开，我枝柯上的那些鬼魂们，又开始相互攻击、谩骂与嘲笑。当然，还有那些来自遥远城市的男女青年，趁了夜色，躲在我的冠盖下，相互搂抱在一起，做出时下人们眼中伤风败俗的事情。

我就说一件这样的事情吧。

这一年的深秋，有风，无月，鸡不叫，狗不咬。这一夜，出奇安

静，出奇的黑，一对青年男女来到了我的树冠下。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冲动的气息，还有这对青年男女压抑的喘息。男青年把女青年压在身下，一下一下地撞击。这是人类在制造他们的下一代。我这颗老迈的心，也升起了一股怀春的念想。我活了近一千年，居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那棵母觉悟树，我自然也没有后代。当然，我并不觉得有后代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米南村——这个第一个来到米岛的农民，他眼见了自己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这片土地上折腾，那是何等痛苦惨烈。青年男女的苟且，自然引起了那些鬼魂的围观。可是，当米南村的第八代灰孙，那个在十年前因抵抗不住饥饿吃了太多观音土而去世的米家生跳下我的树枝，仔细辨认过那女青年之后，突然放声大哭，并大叫家门不幸，出了辱没先人的丑事。原来，那被人压在身下的女人，竟然是他还未出嫁的闺女米爱红，而那男人，却是来自遥远城市的知识青年吴青山。然而阴阳两隔，米家生的号啕大哭，并没有阻碍他的女儿和那城里青年的交欢。此刻他们正到高潮处，米家生的女儿米爱红流着泪，手指深深掐进了吴青山的肌肉中。米南村冷冷地对他的灰孙说，“哭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哭的？”余下的鬼魂，此时倒少了幸灾乐祸，都默不作声。倒是白振甫，这位在二十年前被枪决的大地主，走过去安慰米家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这也许是你家孩子的福气呢，毕竟，和她好上的，是从城里来的，有文化，你们米家从此会改换门庭，再不会这样穷下去了。”米家生回头望着当年被他亲手五花大绑送到刑场的大地主白振甫，一时无语。一千鬼魂都陷入沉默之中。他们为子孙担忧，却又无能为力。人的世界，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往，他们能做的，至多是以梦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警告与规劝，但这种形式，往往并不太能引起人类的关注。这米岛，此时正陷入一种疯狂与混乱之中。人们不再信仰各自曾经信仰的神，而全民信仰的，是一轮老迈的红太阳。红太阳的大手一挥，于是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米家生的女儿米爱红和知识青年吴青山在我的树冠下交欢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在米岛一切能避过人耳目的地方疯狂挥洒着他们的激情。但这样的激情并未持续多久，吴青山就离开了米岛。春去

冬来转眼过，次年夏天，米岛发生了一件奇事。是年六月十六日，辰时，米岛降生了三男两女五个孩子。许多年以后，这五个孩子将改变米岛的命运，他们将成为这米岛的荣光与伤口，将给这养育了他们的米岛带来福音与灾难。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预料到后来将要发生的一切。谁也无法预知，人的命运，将会走向怎样的未知。最先降生的孩子姓白，是个男孩，他是大地主白振甫之孙，地主崽子白奇谋之子。当时的社会上流行阶级论、出身论，人因阶级与出身不同，被分成不同的等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地富反右坏”，被称为“黑五类”。二十多年前，大地主白振甫被枪毙，身为地主唯一的直系后人，地主崽子白奇谋受尽了屈辱，从过去养尊处优的地位，一下子沦为了米岛人的笑柄。白奇谋读过十六年书，那时，白家办有米岛最大的私塾，在白家私塾里读书的，多是白门子弟，旁支他姓想借读，只要交足先生的束脩，亦未尝不可。白奇谋长到五岁，其父亲白振甫就将他送进私塾，送去时，给先生留下一句话，“白家有良田百亩，家财万贯，我白振甫老来得子，只此一根独苗，原不指望他将来读书出仕光宗耀祖，来此读书，只为躲风避雨打发光阴，多几个玩伴，先生就请收起您的戒尺，不要罚他的站打他的手板了。”东家发了话，就馆的西席先生，本是一个老童生，读了一辈子“子曰诗云”，做了几十年八股文章，金榜题名骑马游街的大梦到两鬓斑白也未曾实现，刚考取秀才，却遇上革命，过去那八股文章再不管用，再后来，到处开始时兴洋学堂，他就活得越发恹惶。好在时代之风也未一下子吹遍神州大地，许多的富贵人家，依然是请了先生到家就馆，老秀才因此才在白家谋得一碗饭吃。心底也最是憎恶那“子曰诗云”的，现在东家这样说，他自然乐得不管，每天只是拿了书本，用那沙哑的唱腔，将“三百千”，《大学》《中庸》，教那小小蒙童望天背来。白奇谋就这样在私塾里混了十六年，读完了“三百千”，《孟子》《中庸》与《大学》，能张口背诵整本《大学》，大字却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白奇谋三字都不会写。本来以为天生富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用不着他懂得耕作，也不需识得五谷，谁承想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土地革命一开始，大地主白振甫被打倒，曾经靠给白家种



地为生的长工短工们，愤怒拥进白家，将白家洗劫一空。白振甫被五花大绑，头戴纸糊的高帽，上书“地主恶霸”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先是被押到米岛白氏宗祠门前的旧戏台上，众人历数了他的罪恶，然后在岛上示众游街，接受那些在灾荒之年曾受过他的接济、喝过白家舍粥的穷棒子们扔过来的土块与吐过来的口水，然后拉到八十场，被人在后腿弯里一脚踹跪下，白振甫还想挣扎着站起来，一粒子弹从他的后脑勺进去，白振甫就扑倒在地上。他听见众人的叫好声，看见那些往日里对他恭恭敬敬的长工短工左邻右舍们兴奋而扭曲的脸，他慢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却感觉到脚下空空如也，就这样凌空飘浮着。他看见了自己的肉身倒在地上，这才意识到自己已死。他感到莫大的悲凉，阴魂在村子里日夜游荡，看到祖辈苦心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瓜分，而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愤怒的他，在夜晚的米岛四处游走，发出尖厉的哀叫。而白天，强烈的阳光，几乎把他分解成碎片，他知道了，作为鬼魂的他，从此只能生活在阴暗的黑夜。白天，他只能躲进泥土里，发出沉闷的哭泣。

白振甫的鬼魂后来遇到了米南村的鬼魂，那时他正呆呆地站在米家生的门外。屋里的米家生，这个穷棒子，这个往日里对他唯唯诺诺的家伙，此时正搂着他的二姨太白花花的身体，不知疲倦地撞击。穷棒子米家生做梦也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他这样一个长工，居然也有一天可以成为主人，瓜分了东家的财产，还可以得到东家那让他从来不敢正视只能在梦中意淫的二姨太。米家生几乎是用一种充满了仇恨的力量在摧枯拉朽，在疯狂撞击着前东家的二姨太，前东家的二姨太在他的冲撞之下，先是屈辱地哭泣，到后来，终于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快活呻吟。米家生边撞击边问，“怎么样，我和白振甫那个大地主谁厉害？”前东家的二姨太不说话。米家生就更加用力地撞击。直到二姨太说出“你比白振甫厉害多了”这句话，他才罢休。整个夜晚，米家生反复不知疲倦地爬到前东家的二姨太身上。而站在门外的白振甫却对此无能为力，就在他快要疯狂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是不是觉得你的冤屈比米河的水还深？”

白振甫回头一看，一个精瘦的老头站在身后。白振甫警惕地说，

“你是何人？”

米南村呵呵一笑，说，“妙极妙极，祖上欠下的债，落到你头上来了。”

白振甫不解，问米南村这话什么意思。

米南村说，“你不认得我，我却是认得你的，你的先人白泰公，曾是闯王的将军，闯王被灭后，你的先人逃到米岛，后来，生下了两个儿子，又数代，繁衍成这米岛一大姓。到你祖父这一支，生下你的父亲白华公与你的叔父白铭公，你父亲白华公在世时，扩大了白家的基业，成为米岛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却只有你一根独苗，你娶了两房太太，大太太生下了独子白奇谋，读了十六年书，却大字不识一个，二太太嫁给你没几年，未生育，现在被你家的长工米家生霸占了去；你的叔父那一支却人丁兴旺，你叔父白铭公少年留学海外，后来，受父母之命，在二十岁时，娶了米岛花家的女子为妻，育二子，老大名白振中，老二名白振国，白振中后来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白铭公在成婚后不久就抛弃了原配，离开了米岛，去到日本国，娶了一位日本老婆，生了四个子女。抗战爆发后，你叔父白铭公归国，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娶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又生了三个儿女。四年前，白铭公带了他的第三任妻子生下的三个儿女，和二儿子白振国一家逃到了台湾。白振国娶的老婆，也是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但他却又诱奸了家里的使唤丫头米如月。米如月怀上了白振国的孩子，白振国不敢得罪妻子的娘家人，就将米如月嫁给了他家的雇农花敬钟，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花子范。你说是也不是？”老鬼魂米南村一口气说出了白振甫数代的传承。

白振甫很是吃惊，说，“你怎么对我家的事如此清楚？我知道的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知道？”

米南村说，“我来到米岛时，你的祖父还跟着闯王在混呢。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狗屁，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旋风般杀进紫禁城，转眼就忘了自己的根本，被人打得屁滚尿流，无奈只好逃出北京城。”

白振甫说，“这怎么可能？我听说，白家是最先来到米岛的。”



米南村说，“看见那棵觉悟树了吗？他在这里活了一千年，他是这米岛所有恩怨的见证。让他来对你讲吧。”

于是米南村带着白振甫，来到了我的面前。我身上的那些鬼魂们，见到跟在米南村后面的白振甫，发出咯咯的怪笑。米南村威严地说，“你们这些死鬼，小兔崽子，都给老子消停点，听听老觉悟树来给咱们讲讲米家白家的世代恩怨。”米南村的话，有不容反驳的威严，那蠢蠢欲动的鬼魂们就老老实实栖在我的身上不再言语，而新来的鬼魂白振甫，则静静地立在我高大的树冠下。我以一棵千年古树的资历，以见证过佛得道的觉悟树家族的荣耀，开始对心怀愤怒的白振甫讲起了白米花三家先祖的恩仇。我喜欢这样的讲述，只有我，是事件的见证者，也只有我，能保证叙事的公正与客观。

我对白振甫说，米南村来到米岛时，米岛刚刚从去岁大洪水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洪水带来肥沃的泥沙和腐物，冲积成一条条沟壑与水塘，把这片荒芜的土地打造得完美无缺。世代耕种的米南村，以一个资深农民的眼光与智慧，一眼就看中了这片风水宝地。洪水初过，大地尚未迎来新的主人，其时天下大乱，大明王朝风雨飘摇自身难保，自无力救济灾民，千里饿殍，十室九空，良田荒芜，官员只知搜刮民膏，于这无人荒岛尚无力顾及。米南村因打鱼偶尔上得岛来，此时岛上荒草萋萋，荆棘蓬勃。米南村来到岛上，先是拔了一丛肥嫩的蒿草，将那蒿草底下黑乎乎的泥土举到鼻前，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堆满了笑。米南村又走到另一处水边，掬起一捧水，先是放在鼻子底下嗅一嗅，然后尝了一口，继而捧起水来洗了一把脸。这个资深农民满足地直起了腰，转向森林。我相信，他这时首先看到的，一定是我那高大伟岸的身躯。他的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朝我走来，不，是扑来。路途并不遥远，但没有路，到处是荒草与荆棘，他的身影没在荆棘丛中，当他气喘吁吁，一身植物绿汁地奔向我时，我正在望着远处的河水发呆。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类，在我那漫长的过往生命中，我也曾有过多次与人类接触，但之前的人类让我感到恐惧，他们在森林里挖陷阱，布机关，消灭那些世代代与我朝夕相处的野猪、狐狸、獐